

#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动力与路径

——基于辩证分析视角

刘映芳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新转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从辩证视角加以分析能够科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与现实机理。这就要从“守”与“变”的联动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涵,从“外”与“内”的交互中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引擎,从“上”与“下”的统一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化转型 价值引领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23)10-0088-07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3.10.008

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引发社会整体结构向数字社会转型,催生数字生产力和数字生产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活动,与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实践形态变迁具有同轨性,会随着特定阶段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改变自身的实践图式。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根本上是由数字生产力和数字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具有客观必然性。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全局性、系统性、结构性的转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而,从辩证分析视角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 一、从“守”与“变”的联动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涵

要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客观必然趋势,首先要对其内涵进行科学的透析。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当前学界存在不

同的见解,但也取得了初步的共识,即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对数字技术进行机械式的叠加使用,而是在数字技术融合驱动下进行教育生态的整体性重塑,是涉及全要素、全结构、全过程等的数字化革新创变,其目的就是形成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融合、相互贯通、同频共振的育人新形态。需要注意的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能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强大的赋能作用,运用得不好则“反而带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场’,数字技术不断僭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动摇主流意识形态安全”,<sup>[1]</sup>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陷入技术异化的泥潭。因而,需要从“守”与“变”的联动中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进行科学解读。

### 1.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守正基点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独特的育人实践,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且是围绕人、服务人、引导人的育人实践。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全盘工具理性化,即不能让数字技术全盘操纵思想政治教

育,而是要让数字技术服务思想政治教育,因为人的思想状况、道德境界、情感需求、价值追求等难以量化。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始终坚守其内在本质要求。

其一,要坚守立德树人的价值坐标。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发展新转向,不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解构与全盘否定,因而它不能偏离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不能摒弃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使命。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价值坐标,不能让技术遮蔽、弱化、消解立德树人的内在价值,而是要借助强算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模式、场景、资源、平台等进行革新,运用数字技术提高立德树人成效,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好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人才。

其二,要坚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任务。数字技术搭建了全新的意识形态竞争和较量的场域,“并且数字技术愈加把具有全球性的数化意识嵌入数字社群的现实生活”,<sup>[2]</sup>由此衍生了数字意识形态和数字意识形态斗争。西方国家借助数字技术使资本主义文化数字符号化,并打着数字平等和数字民主的旗号在数字空间渗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此进行数字文化殖民。数字文化殖民是资本主义文化殖民的“变身”,是资本主义文化与数字技术的共谋。数字时代,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更加严峻、更加复杂、更加隐蔽、更加多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始终坚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任务不动摇,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全球数字意识形态竞争新常态、新场域、新方式,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发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屏障作用。

其三,要坚守价值引领的功能向度。“数字空间的无限性、无极性,给予个人和组织极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和机会,在无限的丛林中任何人都有可能迷路,外在影响的弥漫性侵入直接化为内在的心理感受,数字化的过渡弥漫有使自我丧失的危险,许多人在信息生活中,思维能力和情感能力下降。”<sup>[3]</sup>同

时,数字空间和平台的低门槛准入、自由化表达、即时性传播、群体性共在等进一步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力、凝聚力和引领力,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始终发挥好价值引领作用。此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必然要对数字技术进行广泛的运用,这就容易出现“唯技术论”、“数字技术至上”、“数字崇拜”等问题,造成技术爬坡与价值滑坡之间的反差,使人们过分沉浸在数字技术带来的感官性刺激体验之中,从而导致技术层面的泛娱乐化现象。对数字技术的畸形运用往往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被掩盖、被僭越和被抽离。综上,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始终坚守价值引领的功能向度,“寻觅数字化技术与价值引领的契合点,避免二者在价值优先性上的分歧而导致人的缺场”,<sup>[4]</sup>以此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始终弘扬主旋律,传播主流价值观。从这个层面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对数字技术的完全依赖,而是“借助全息影像、虚拟现实、脑机接口、混合现实等技术,助力基于强现实的深度虚拟情景式、仿真式和沉浸式体验,强化价值引领的成效”,<sup>[5]</sup>增强用主流价值观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实际效果。

## 2.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变革要点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全局性、系统性、结构性的转型升级,主要以数字技术融合驱动为引擎,以构建人、技术、教育实践之间的平衡和谐关系为指向,是涉及全结构系统及其运行过程的革新,旨在把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转化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全结构与数字技术融合升级的转型。首先,是全结构要素的提质升级,即把包括教育理念、主体、环境、场景、载体、平台、管理、评价等在内的结构要素置于整个数字技术融合生态体系中,以数字技术的优势赋能各结构要素实现数字跃迁。如利用人工智能、数字分身技术、5G技术、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营造仿真式、沉浸式、交互式的虚实交融的教育场景,有效提升教育场景的感染力、塑造力和引导力。其次,是全结构功能的整体提升。结构要素的优化升级是基础,但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化转型不单单是结构要素层面的革新,而是在全结构要素实现数字化升级重组的同时,优化各结构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提高运行效率,使全结构功能大于结构要素功能之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全结构功能得到整体性提升。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全过程与数字技术运行逻辑耦合共生的转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过程性育人活动,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涉及全过程的转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要让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即用数字技术的逻辑思维和运行机理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打造全过程数字育人新图式,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数字技术运行逻辑的耦合共生,彰显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呈现乘数效应增长。如在顶层设计阶段,可以充分利用强算力、大数据、云计算等对教育对象在数字空间的行为轨迹进行采集、分析、计算、推理、成像,形成教育对象在认知、思想、行为等方面的“精准画像”,并以数据化形式对教育对象进行整体性把握,并根据教育对象的情况制定教育教学方案。数字技术运用具有风险性,因为“数字化生成机制的连续循环逻辑,将一切转化为控制程序所设定的信息”,<sup>[6]</sup>这就会带来信息泄露、隐私滥用等技术伦理风险。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不能片面地依赖数字技术的工具化运行逻辑,而是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数字技术运行逻辑的耦合共生,即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把握人的主导性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合理张力,找准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数字技术运行逻辑和合共生、双向共赢的耦合点,规避技术异化盲点,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高效化。

其三,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全员主体与数字技术交互作用的转型。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育人实践,因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面对的群体、所需要的场域、所投入的文化资源、所使用的教学设备等都呈现出开放性和社会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包括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实现全员主体与数字技术之间

交互作用,因为数字技术是技术工具,它联结各种客观数据,主要遵循技术逻辑,所以它不能直接进行思想塑造、道德培育、价值引领等活动。只有实现全员主体与数字技术交互作用,即实现人机融合,才能有效避免人文精神缺失。“人机融合不仅是人和机器,而且包括机器和环境的融合,超越了人与机器的二元关系。人机融合是教育者、受教育者、机器、教育环境的多元交互,融合教育者的智慧和机器的智能形成超越人机各自智能的新兴智能形式。”<sup>[7]</sup>在其他领域,数字技术越是深度介入,人的参与程度就越低,预示着该领域发展更加智能高端。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不一样,它不是物与物之间的联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只有推动全员主体与数字技术之间协同作用,真正实现人机交互融合,让人主导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才能借助数字技术推动人在思维、道德、情感、能力等方面更高层次的成长,以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辩证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是指在坚守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要求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强大的赋权增效作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全要素、全结构、全过程、作用机制等实现系统重塑、升级跃迁与优化重组,打造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育人新生态,进而全方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功能,使其能够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风险挑战,更高质量、更为有效地发挥立德树人、价值引领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作用。

## 二、从“内”与“外”的交互中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引擎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外在影响和内在革新的统一,是在外因和内因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sup>[8]</sup>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在多重外力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动应对外在影响,并由内而外生长出的转型需求与行动。因而,要从“外”与“内”的交互中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引擎。

### 1.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外在动因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外在动因源于数字技术、国家政策、社会环境等多重外力的驱动。

其一，数字技术的推动力。数字技术的全面赋能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核心动力。随着全球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数字技术成为全球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并由此形塑了新的思维图式、认知图式和实践图式。“数字+”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它跨越时空、跨越地域、跨越国界，呈现出世界性意义的技术应用新范式。数字技术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全要素、全结构、全过程形成深度的融合共生效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和根本条件。如数字技术能够实现教育场景可视化、可感化，通过生成仿真性、形象性、超越性、可体验性的虚拟场景，把现实教育场景加以复刻还原，甚至能把抽象的场景概念创造出来，营造思想政治教育全新的场景；数字技术能够推动教学方式多元化和多样化，通过联通各大数字媒介平台形成线上线下相贯通、相协同、相补充的立体化教学方式，为思想政治教育打造智慧化、人性化、便捷化的教学生态；数字技术能够推动教育方案的科学化和精准化，通过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对教育对象的数字痕迹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科学把握教育对象在思想、道德、价值层面的多元化、层次化、个性化需求，使教育方案制定能够精准契合教育对象的发展情况。可以说，数字技术的全面赋能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最大的推动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的理性变革，适应了数字技术的全面融合创新趋势。

其二，国家政策的引导力。国家政策的科学导向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外部重要动力。为了顺应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抢占数字技术赋能教育事业发展的先机，世界各国围绕数字教育作出战略部署和制定方针政策，日益形成全球数字教育新浪潮。2020年欧盟发布《数字化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2021年美国颁布《家庭访问行动手册：国家领导人努力弥合学生数字鸿沟的战略》，2021年俄罗斯颁布《高等教育与科技产业的数字化

转型战略》。可以说，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积极把握教育事业发展脉搏，主动抓住全球数字技术发展新浪潮和全球数字化教育新趋势，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要“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的《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动教育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布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推进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教育教学变革。”这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指明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和趋势，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国家政策的科学导向。

其三，社会环境的牵引力。社会环境的有效牵引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基础动力。“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渐进、复杂的过程，既需要教育主体教育观念的转变、智能技术的驱动，也需要良好创新环境的支持。”<sup>[9]</sup>社会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链条中承担着重要的支持性角色，牵引思想政治教育向数字化转型发展。第一，数字经济环境的牵引。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它借助数字生产力形塑数字生产方式、数字生活方式、数字治理方式，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创造了物质层面的大环境，特别是数字治理技术的成熟能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同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各类数字教育设施纷纷问世，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数字文化环境的牵引。数字文化是数字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新形态，是文化数字化和数字文化化的产物。数字文化的发展，不仅使现实社会的思想规范、道德规范、伦理规范、价值规范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得以在数字空间广泛传播，而且衍生出新的数字空间文化规范，从而形塑了数字空间的文化规则秩序，形成了数字空间有序参与的文化图景。可见，数字文化环境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思想道德层面的支持，从思想道德层面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伦理秩序和规范。第三，数

字化生存环境的牵引。数字技术打造了一个超越现实空间、物理空间和赛博空间的虚实交融的数字活动空间,推动人类生存形态整体转向数字化生存,形成新的数字化生存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是围绕人而开展的育人活动,人在哪里,思想政治教育的触角就要延伸到哪里。数字化生存环境的形成表明人的活动痕迹集中在数字空间,这必然牵引思想政治教育往数字化转型发展。总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持与协同,因而社会环境的数字化嬗变必然会牵引思想政治教育向数字化转型。

## 2.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因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因源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求新、主动求变、主动突破等内在特质。数字技术全面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已经呈现出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趋势。但是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缺乏革新应变的内驱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就不能顺利进行。

其一,主动求新,寻求内在进化。进化又称演化,原指生物学中种群的遗传性状在世代之间的变化。在进化的过程中,种群会把优良的基因遗传下来,并根据新变化调整自身发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而使种群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进化一词后来逐渐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人们对事物进化历程的阐释话语。进化一词在教育领域往往是指教育的演进变化历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进化,是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数字化时代变迁而实现的一种生存模式进化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教育实践活动,因而根据社会新情况新变化与时俱进地凝聚社会共识,引导人们思想意识健康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秉性。在数字技术重塑社会结构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主动求变特质使其自觉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发展图景,主动接受数字技术的强大赋能而实现自身的进化,以更好地发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作用。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力之一源自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求新,不断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进化的内生力。

其二,主动求变,增强内在韧性。“‘韧性’原为物理概念,用来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破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sup>[10]</sup>消纳、调适、变革是韧性内蕴的三种能力,运用到教育领域分别是指规避外在冲击或应激源的负面影响而使教育系统保持稳定性的坚守能力,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修改或变换其特性或行为而使教育系统正常运行的增量式调整能力,通过革新、转型等措施创造更加完善的系统而使教育系统不受冲击的革命性回应能力。<sup>[11]</sup>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内在秉性正是消纳、调适、变革三种韧性能力的体现。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具有韧性。当前,数字技术全方位改变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冲击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载体、模式、场域、评价方式等。如何应对数字技术的冲击,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系统始终高效率、高质量运行,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命题。而思想政治教育内在韧性必然会牵引思想政治教育主动向数字化转型变革,以主动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自觉规避数字技术的负面效应,并通过吸收数字技术的强大能量来实现自身跨越式、增量式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韧性更加强大。

其三,主动突破,化解内在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它是普遍存在的。毛泽东指出:“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sup>[12]</sup>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局部性、多维性矛盾,影响教育成效。如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载体、场景等与教育对象的数字化生存实践存在矛盾,即思想政治教育未能充分满足教育对象的数字化教育需求;教育主体的素养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所需要的数字素养存在矛盾,即教育主体的素养未能胜任数字化教育管理的需求;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与社会整体结构的数字化转型态势存在矛盾,即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落后于社会整体结构数字化转型的步伐,等等。这些矛盾必然会助推思想政治教育主动革新,以数字化转型实现破而后立。只有不断破解内在矛盾与问题,才能形成新的突破点和增长点,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向前发展。

### 三、从“上”与“下”的统一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因而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实现战略前瞻设计，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实践导向。因而，要从“上”与“下”的统一中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 1.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加强国家统筹规划，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一，战略设计，加强国家整体战略规划。要从国家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围绕指导思想、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内容、实施方法、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宏观规划；要制定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教育数据标准、智能装备标准、技术应用规范、平台运营规范、伦理道德规范、服务标准规范等；要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安全体系、督导检查体系、考核体系、评估体系等；要针对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特点，制定相应的数字化转型政策，形成全领域、全流程、全业务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以此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共识，有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其二，平台搭建，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当前，我国数字资源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东部地区数字资源丰富，而西部地区数字资源比较匮乏。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要从国家层面发挥制度优势，通过国家统筹管理，加强数字资源的整合互通，提升数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合理性、灵活性。这就要打造联通省市区校四级教育体系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有效支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开展。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要通过各种服务组建，多终端提供全方位的基础服务，建成互联互通、开放灵活、多级分布、覆盖全国、共治共享、协同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优质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和

互联互通，形成集资源汇聚、在线学习、教学应用等多维功能于一体的平台。其三，试点先行，打造国家转型试点示范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全域性的转型，但是由于不同区域的具体教育情况、教育条件不一样，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进行。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核心、社会参与的国家转型试点示范区，让有条件、有优势的地方进行转型试点，先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平台、新模式，从而以点带面逐步在全国范围形成辐射推广效应，形成一批高质量、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型经验和示范场景。

#### 2.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自下而上的实践导向，落实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并形成向外、向上辐射的转型实践经验。

其一，以数字基座为抓手，打造数字育人新基建。数字基座是为教育数字化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其中，学校数字基座是基座建设的核心和重点，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通用性的基础应用和运营服务。“学校数字基座作为数据中心，是多种技术的组合，是教育数据汇聚地，其完整、规范、准确的数据体系能够将来自各级各类教育平台的多源、多态、异构、海量的数据，进行标准定义及分层建模，使得不同平台之间的数据高效融通共享，形成‘物联、数据、智联’一体化的学校数字基座新生态。”<sup>[13]</sup>也就是说，数字基座是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各级各类数据互联互通的技术设施，能够深度融合物联、组织、数据、消息、应用等中心，在数据采集、数据供给、数据转换、数据管理、数据治理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能有效促进教育业务重组和流程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新型育人生态，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信号或符号创造性地转化为结构性数据并使其产生意义，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基座是承接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石，是支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智慧体。这就要求加强数字基座建设，打造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高质量数据体系，促进各级

各类思想政治教育优质资源汇聚、普及和共享,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模式、业务重组、流程优化、管理治理等方面实现全方位转型。

其二,以主体培育为核心,提升数字育人新素养。在数字时空不断延展的背景下,提升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确保他们能够自如地适应数字时代并且能够有序、规范地进行数字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要落实到教育主体数字素养提升层面,具体涵盖三类教育主体。第一,提升教师队伍的数字素养。要大力提升教师队伍的数字化转型胜任力,包括运用数字技术制作教育内容、构建教育知识图谱、绘制教育对象“数字画像”、开展教学活动、进行教育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的能力。第二,提升教育管理者的数字素养。数据具有规模性、精准性的特征,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可以使教育管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这就要大力提升教育管理者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教育管理的能力,如数字决策能力、数据管理和治理能力。第三,提升教育对象的数字素养。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是利用数字技术的强大赋能作用对教育对象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进行有效的引领与塑造。教育对象能否接受、适应数字教育形式,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重要因素。因而,必须大力提升教育对象的数字思维、数字化学习创新能力、数字安全意识等,引导教育对象的数字实践行为。

其三,以范式共生为抓手,形成数字育人新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表面的转型,而是涉及范式体系的变革,它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原有的范式,对原有的内容范式、场景范式、教学范式、管理范式、评价范式等进行数字化革新创变,形成以数字技术融合驱动的全新范式图景。“相较而言,‘前数字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侧重于理论把握、逻辑反思、经验推论,而处在数字化转型场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则更多地依托数据分析、算法模型、虚实结合给受众带来不同以往的视觉、听觉、触觉体验。”<sup>[14]</sup>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

化转型并不是新旧范式的替代,因为价值、道德、思想、情感等不能完全以数字技术来运维。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回应范式转变问题,打造新旧范式共生的全新育人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是围绕人而展开的育人实践,必须保持技术逻辑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合理张力,找准新旧范式之间和共生的平衡点。具体而言,就是要以提质增效为主线,革新思想政治教育原有范式体系中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范式,保留跨越时空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范式,与此同时,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的新范式,使保留下来的旧范式与新范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链上实现交互作用、共生共存、协同增效。

#### 参考文献:

- [1][5] 赵建波.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义、现实挑战及实践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3).
- [2] 温旭. 数字意识形态兴起的价值省思[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2).
- [3][6] 鲍宗豪. 数字化与人文精神[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109-110, 12.
- [4][14] 赵丽涛.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范式构建与优化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2).
- [7] 袁振国. 教育数字化转型: 转什么, 怎么转[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3).
- [8][12]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02, 301.
- [9] 许秋璇, 吴永和.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与逻辑框架——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3(2).
- [10] 祝智庭, 胡姣.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J]. 中国教育学报, 2022(4).
- [11] 祝智庭, 彭红超. 技术赋能的韧性教育系统: 后疫情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向[J]. 开放教育研究, 2020(5).
- [13] 吴永和, 朱丽娟, 卜洪晓等. 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工程: 教育数字基座建设标准体系研究[J].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2022(1).